

我与黄河结缘起于二十多年前,那时我初到郑州求学,秋意浓浓的时候,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道作业题,写一篇有关黄河的文章。于是我们带着采风的激情和新鲜,在一个星期天乘火车到了黄河边,登上了苍苍邙岭,俯瞰这条染着我们民族沧桑的大河。初识黄河尊颜,并没有太深的体会,只是觉得它很宽、很粗犷,水很黄。回去写文章也是泛泛而谈,什么大河奔流,滔滔不息,什么黄河之水天上来,还有我们中华民族的摇篮,如此这般赞美一番。但此次黄河之行让我和黄河结下了不解之缘,毕业分配那年我鬼使神差地选择了黄河岸边,在那里工作生活了整整四年。

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二十多个和我一样的大学生满怀一腔热血在那里奋斗,企图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,业余时间则上山下河,尽情玩耍,率性而为。记得最多的则是在黄河里游泳,那叫一个惊险刺激。初涉黄河,觉得很浅,下面沙底也很硬。及近中流,水流由缓转急,水也深起来。水没腰时人已站立不稳,被迫俯身作游

新书架

《西花厅孩子们的怀念》

李俐萍

本书由周恩来亲属中的晚辈、身边工作人员的子女所写的回忆周恩来和邓颖超的文章组成。作者们均在周恩来生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——西花厅,与周恩来、邓颖超有过接触,亲耳聆听过他们的教诲,也是他们高尚品格的见证人。作者们通过回忆,写下了与周恩来、邓颖超相处的幸福时光,记述了周恩来、邓颖超的一些事迹,反映了他们努力工作、艰苦奋斗、关心下一代、刻苦学习的品格,凸显出周恩来和邓颖超身上集中体现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。

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

他是个π迷。小时候,他就迷上了π。可以说,π像影子似的,牢牢地粘住了他。π是个什么东西呀?π是个无理数呀。π这个无理数,神奇的很呐,它的真值是一个无限不循环小数:π=3.1415926535897952384626433……这样一个无穷不循环小数,将他迷得魂不守舍,颠三倒四。从数学老师那里,他知道了古今中外许多有关π的故事和数学家。中国的刘徽、祖冲之,古希腊的阿基米德、托勒密,伊斯兰的阿尔·卡西,法国的韦达,德国的林曼……一代代数学大师探究了π的无穷奥秘,新的纪录不断诞生。而他们的探索,正像π这个神秘的数字,永不循环,永无休止。

π迷喜欢上了π,每天都在想π。π迷甚至能一口气背出来π的36位、48位、62位……他痴迷的样子,常常被人讥笑为“可爱的数学小傻瓜”。

π迷上了π,做事就难免出格了。有一天,他把家里的东西,凡是能锯开的圆形东西,都锯开了。后来,他的解释是要研究圆周与直径的关系,π究竟是什么?为什么是没法完没了的3.1415926535897952384626433……呢?家里一片狼藉,把家长气坏了。家长找到数学老师说,这是您教出来的学生,您说怎么办吧?数学老师笑道:“培养学



丽山秀水(摄影)

鲁川

郑邑旧事

潘岳墓

王延尊

巩义市西南10公里的芝田镇芝田村西部坞罗河东岸,郑洛公路南侧有草木掩映的古墓一座,是西晋时期文学家潘岳的坟莹,距今已有1700多年。

潘岳,字安仁,生于曹魏正始八年(公元247年),卒于晋惠帝永康元年(公元300年)。祖籍中牟县。潘岳少年时聪颖敏戾,貌美出众,被乡里称为神童,二十几岁名气大振。《晋书》说潘岳

性轻浮,热衷于官场趋炎附势,与石崇等人谄事权贵贾谧,“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”,为后人所讥。

潘岳死于八王之乱,被中书令孙秀所害。孙秀最初为琅邪小吏,有人荐之给岳。孙秀狡黠自喜,潘岳憎恶其为人,多次羞辱他。孙秀恼恨在心。到了赵王伦辅佐朝政,孙秀做了中书令。一日,潘岳在相府问孙秀:“孙令

性轻浮,热衷于官场趋炎附势,与石崇等人谄事权贵贾谧,“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”,为后人所讥。

潘岳死于八王之乱,被中书令孙秀所害。孙秀最初为琅邪小吏,有人荐之给岳。孙秀狡黠自喜,潘岳憎恶其为人,多次羞辱他。孙秀恼恨在心。到了赵王伦辅佐朝政,孙秀做了中书令。一日,潘岳在相府问孙秀:“孙令

随笔

黄河缘

丘之平

升职晋爵之类,或者生活自给自足,诸如洞房花烛、琴瑟和谐之属,就到黄河岸边报到,告诉她老人家我的喜悦,让其分享。二是心情郁闷之时瞧她。每当自己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,徘徊不能抉择,狐疑不能定夺,便去她那里寻求决断,想靠她深沉的历史,超凡的智慧给我指引航向。三是痛苦难耐时寻她。每当我不慎跌足,或不小心被生活刺伤,其痛难以排遣,就去向她诉说,她会用她悲天悯人的情怀,温柔宽厚的胸膛帮我疗伤。四是得意忘形时找她。这样是想让她看看我的浅薄与浮躁,让她的波涛打磨我的棱角,让她的黄水金沙浇灭我的邪魔之火,让她博大精深

的思想教诲我无知的自满。二十年来,我的足迹几乎遍及黄河的每一个部位,仰视过她的头,抚摸过



争艳(摄影)

郑新民

π是个哲学符号

秦腔

生的兴趣和爱好,有什么不对的吗?”数学老师把π迷叫到了办公室,摸着他的脑瓜说:“其实,你只要计算到3.1416就够用了。你用不着破坏家里的东西,寻求π的尾巴。”

π迷看看老师,什么都不说,默默地走了。

老师就不再管他了。就像一个有主见的农民一样,撒下了种子,就不再管它了。因为,老师相信,好的种子,总能破土而出的,总能依靠自身的免疫力,排除杂草和疾病的干扰,长成丰满的果实。

许多年后,π迷坐着轿车,重返了母校。他的身份,并不是数学家,而是哲学家。校长,也就是当年那位数学老师,拉着他的手,亲切地摇晃着。校长问:“想不到啊,你真成人物了!怎么样,π的尾巴,抓到了吧?”

π迷哈哈大笑:“幸好,我没揪住π的尾巴。否则的话,我就陷到π的泥坑

里了,拔不出来了!据最新的资料表明,日本数学家利用计算机,将π计算到了515亿位!我的脑壳,怎能转过计算机呢?”

校长说:“但我想,你与π,是不会绝缘的!π曾经那样深入地进了你的骨子里。”

π迷笑了:“是的,我还是成了π的钟摆,一边是哲学,一边是艺术。哲学是理性的,呆久了,我会麻木;艺术是灵性的,时间久了,我会烧焦。就这样,π让我在哲学和艺术间摆来摆去。说白了,我把哲学当艺术做,才不断地获得了哲学的真谛。是π给了我探索的动力和超越一切的想象。”

校长深有感触地说:“数学的文采,往往表现得简洁,寥寥数语,便道出自然界的基本法则。你从数学中汲取了营养,是π给你插上了想象的翅膀,你由此获得了抵达哲学彼岸的桥梁。”

π迷笑了:“是的,依照数学家创造

她的脚,躺过她的胸,丈量过她的腰;领略过星星海周围的涓涓溪流,感受过青铜峡的奔腾咆哮,聆听过河套黄河的轰轰凌汛和壶口瀑布的隆隆涛声,目睹过小浪底水电站的喷涌,体验过黄河下游的大开大合。

不管是细雨蒙蒙的秋日,还是骄阳似火的盛夏,抑或是灯火阑珊的夜晚,不管此时我处于何种复杂的心境,我散步于黄河的大堤之上,我的心灵就会像获得了皈依般宁静和安详。黄河仰以承天,俯以厚载,德合无疆。她的包容,她的阔达,她的厚重,她的隐忍,她的倔强,她的彪悍,总让我产生无穷的力量。

这一条和我们的血脉相连的河流,给予我们民族的大多太多,我们称其为母一点都不过分。母者,阴阳中属阴,八卦中应为坤。《易经·文言》云:“坤者,至柔,而动也刚,至静而德方。”外柔内刚,内圣外王,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追求。如果我们把长江称为父的话,那么母与父相合,我们中华民族就会生生繁衍不息!

黄河,一路流好。

的公理、公式,只要逻辑正确,完全可以发挥自由想象,让想象的翅膀超越时空,飞向自由王国!”

校长笑道:“说得好,你是母校的骄傲啊!想当年,我作为你们的数学老师,只要求学生没完没了地解析数学难题,恨不得把所有的学生都培养成解题高手!”

π迷说:“如鱼饮水,冷暖自知。我当初受益最深的,还是数学啊!校长,您知道的,勾股定理有10个以上的不同证明,等周不等式也有五六种求证方法。不同的证明,是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理解同一个事实。这样做,不但引导了数学的发展,更重要的是,激发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!”

校长说:“正是这样,直追数学的本源,可达到高超的意境!”

π迷谦虚地说:“校长,我对π充满了感恩,充满了敬畏!为了答谢母校,我带来一件礼品,请一定笑纳。”说着,他把礼品从轿车里取出来,呈送到校长面前。

校长的眼睛一亮。华美的镜框内,装帧着一幅刺绣作品。那是一个漂亮而又华美的数学符号:π。

π迷动情地说:“π,是我们成长的哲学符号啊!”

伴随学生成长

主持人:我很想问问龙先生,您觉得一个老师应当具备的基础素质是什么?

龙永图:专业素质。一个人的知识可以高也可以低,而且知识是不断更新的,很难说这个人在一个领域永远是权威。就像我们学英文,或者搞国际关系,你可以熟悉中国和美国的关系,但是你未必熟悉中国和非洲的关系。一个人不可能全面,但是作为一个老师,可以帮助学生找到他的相对优势。市场经济讲相对优势,一个企业也好,一个人也好,找不到自己的相对优势,他会很郁闷,但是老师可以帮你,找你的相对优势。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些问题上,怎么样能够找到,而且帮助学生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,这种能力对老师来讲非常重要。

于丹:我们过去说传道、授业、解惑是老师的主要职能,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价值转型、多元判断共存的年代,我们成人内心也存在很多迷惑,在这种情况下,对一个孩子的成长,老师真正的职能是什么呢?我觉得是四个字——伴随成长。这个“伴随”二字要求的東西太多了,有你的人格,有你的修养,有你对世界的判断力,有你对学生的一片爱心,这里面还有一点很重要,就是伴随是一种尊重。我不认为老师这个身份,就是高高在上的,仅仅有一种教育的使命,和一种纠偏、指明道路的功能。一个真正好的老师,应该对于成长有一种深刻的尊重,在这种顺应之中,对学生有所点拨和提升。也就是说,永远不要做拔苗助长的事情。老师也罢,家长也罢,其实没有资格摆出一个很严肃的面孔说,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,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,我的经验就是正确的,你怎么能不听我的话呢,你这件事就是错了。其实有的时候,对于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孩子来讲,都有逆反心理。你跟他沟通的形式,甚至比沟通的内容更重要,就是你给了他什么态度。内容是潜移默化,但态度本身,他会认为你对其成长是尊重还是排斥。

龙永图:但是现在的孩子,五六个老人都在盯着他,一天要他这样子,一天要他那样子,他不能不产生逆反心理。所以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,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某种意义上形式比内容还重要,因为形式好了,方式正确了,你教他十点,他会吸收十一点,他会思考;如果你态度不好,方式不好,你教他十点,他一句话都不会听进去,而且他从反的方面来和你对着干。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这个,很多现象我们大家都没法解释,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,就是一种逆反心理。一种态度的错误、方式的错误,导致了整个教育的失败,无效教育。老师里面这个学问非常大的,不是说你读懂了什么牛津、剑桥的英文我就能教,不是这么回事,是吧?

于丹:特别是龙先生刚才说,现在知识结构都在调整,其实我觉得,对知识的内容不必过分迷信。一个健康的人格,可以保持这种开放的态度。就是他大学四年,说句不客气的话,他走出校门的时候,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学过的知识已经过时了。因为知识在爆炸。我可能说的数字还保守,其实重要的是教给他一个开放的态度,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他的穿越中,他还有那种获取知识的能力,其实我们看看,现在很多成就大業者做的事情,跟原来学的都不是一个内容,对吧?

其实我对学生

的期许有三个标准:第一他是一个健康的人。所谓健康就是全身心的健康,他的身体是蓬勃的,快乐

的,他的内心是自信的、自省的,他能够知道自己是谁,他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第二个标准就是,他是一个正直的人。正直与善良永远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,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公民,不分职

能。一个真正好的老师,应该对于成长有一种深刻的尊重,在这种顺应之中,对学生有所点拨和提升。也就是说,永远不要做拔苗助长的事情。老师也罢,家长也罢,其实没有资格摆出一个很严肃的面孔说,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,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,我的经验就是正确的,你怎么能不听我的话呢,你这件事就是错了。其实有的时候,对于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孩子来讲,都有逆反心理。你跟他沟通的形式,甚至比沟通的内容更重要,就是你给了他什么态度。内容是潜移默化,但态度本身,他会认为你对其成长是尊重还是排斥。

龙永图:但是现在的孩子,五六个老人都在盯着他,一天要他这样子,一天要他那样子,他不能不产生逆反心理。所以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,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某种意义上形式比内容还重要,因为形式好了,方式正确了,你教他十点,他会吸收十一点,他会思考;如果你态度不好,方式不好,你教他十点,他一句话都不会听进去,而且他从反的方面来和你对着干。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这个,很多现象我们大家都没法解释,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,就是一种逆反心理。一种态度的错误、方式的错误,导致了整个教育的失败,无效教育。老师里面这个学问非常大的,不是说你读懂了什么牛津、剑桥的英文我就能教,不是这么回事,是吧?

于丹:特别是龙先生刚才说,现在知识结构都在调整,其实我觉得,对知识的内容不必过分迷信。一个健康的人格,可以保持这种开放的态度。就是他大学四年,说句不客气的话,他走出校门的时候,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学过的知识已经过时了。因为知识在爆炸。我可能说的数字还保守,其实重要的是教给他一个开放的态度,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他的穿越中,他还有那种获取知识的能力,其实我们看看,现在很多成就大業者做的事情,跟原来学的都不是一个内容,对吧?

其实我对学生

的期许有三个标准:第一他是一个健康的人。所谓健康就是全身心的健康,他的身体是蓬勃的,快乐

的,他的内心是自信的、自省的,他能够知道自己是谁,他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第二个标准就是,他是一个正直的人。正直与善良永远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,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公民,不分职

能。一个真正好的老师,应该对于成长有一种深刻的尊重,在这种顺应之中,对学生有所点拨和提升。也就是说,永远不要做拔苗助长的事情。老师也罢,家长也罢,其实没有资格摆出一个很严肃的面孔说,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,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,我的经验就是正确的,你怎么能不听我的话呢,你这件事就是错了。其实有的时候,对于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孩子来讲,都有逆反心理。你跟他沟通的形式,甚至比沟通的内容更重要,就是你给了他什么态度。内容是潜移默化,但态度本身,他会认为你对其成长是尊重还是排斥。

龙永图:但是现在的孩子,五六个老人都在盯着他,一天要他这样子,一天要他那样子,他不能不产生逆反心理。所以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,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某种意义上形式比内容还重要,因为形式好了,方式正确了,你教他十点,他会吸收十一点,他会思考;如果你态度不好,方式不好,你教他十点,他一句话都不会听进去,而且他从反的方面来和你对着干。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这个,很多现象我们大家都没法解释,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,就是一种逆反心理。一种态度的错误、方式的错误,导致了整个教育的失败,无效教育。老师里面这个学问非常大的,不是说你读懂了什么牛津、剑桥的英文我就能教,不是这么回事,是吧?

于丹:特别是龙先生刚才说,现在知识结构都在调整,其实我觉得,对知识的内容不必过分迷信。一个健康的人格,可以保持这种开放的态度。就是他大学四年,说句不客气的话,他走出校门的时候,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学过的知识已经过时了。因为知识在爆炸。我可能说的数字还保守,其实重要的是教给他一个开放的态度,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他的穿越中,他还有那种获取知识的能力,其实我们看看,现在很多成就大業者做的事情,跟原来学的都不是一个内容,对吧?

其实我对学生

的期许有三个标准:第一他是一个健康的人。所谓健康就是全身心的健康,他的身体是蓬勃的,快乐

的,他的内心是自信的、自省的,他能够知道自己是谁,他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第二个标准就是,他是一个正直的人。正直与善良永远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,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公民,不分职

能。一个真正好的老师,应该对于成长有一种深刻的尊重,在这种顺应之中,对学生有所点拨和提升。也就是说,永远不要做拔苗助长的事情。老师也罢,家长也罢,其实没有资格摆出一个很严肃的面孔说,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,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,我的经验就是正确的,你怎么能不听我的话呢,你这件事就是错了。其实有的时候,对于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孩子来讲,都有逆反心理。你跟他沟通的形式,甚至比沟通的内容更重要,就是你给了他什么态度。内容是潜移默化,但态度本身,他会认为你对其成长是尊重还是排斥。

龙永图:但是现在的孩子,五六个老人都在盯着他,一天要他这样子,一天要他那样子,他不能不产生逆反心理。所以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,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某种意义上形式比内容还重要,因为形式好了,方式正确了,你教他十点,他会吸收十一点,他会思考;如果你态度不好,方式不好,你教他十点,他一句话都不会听进去,而且他从反的方面来和你对着干。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这个,很多现象我们大家都没法解释,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,就是一种逆反心理。一种态度的错误、方式的错误,导致了整个教育的失败,无效教育。老师里面这个学问非常大的,不是说你读懂了什么牛津、剑桥的英文我就能教,不是这么回事,是吧?

于丹:特别是龙先生刚才说,现在知识结构都在调整,其实我觉得,对知识的内容不必过分迷信。一个健康的人格,可以保持这种开放的态度。就是他大学四年,说句不客气的话,他走出校门的时候,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学过的知识已经过时了。因为知识在爆炸。我可能说的数字还保守,其实重要的是教给他一个开放的态度,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他的穿越中,他还有那种获取知识的能力,其实我们看看,现在很多成就大業者做的事情,跟原来学的都不是一个内容,对吧?

其实我对学生

的期许有三个标准:第一他是一个健康的人。所谓健康就是全身心的健康,他的身体是蓬勃的,快乐

的,他的内心是自信的、自省的,他能够知道自己是谁,他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第二个标准就是,他是一个正直的人。正直与善良永远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,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公民,不分职

能。一个真正好的老师,应该对于成长有一种深刻的尊重,在这种顺应之中,对学生有所点拨和提升。也就是说,永远不要做拔苗助长的事情。老师也罢,家长也罢,其实没有资格摆出一个很严肃的面孔说,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,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,我的经验就是正确的,你怎么能不听我的话呢,你这件事就是错了。其实有的时候,对于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孩子来讲,都有逆反心理。你跟他沟通的形式,甚至比沟通的内容更重要,就是你给了他什么态度。内容是潜移默化,但态度本身,他会认为你对其成长是尊重还是排斥。

龙永图:但是现在的孩子,五六个老人都在盯着他,一天要他这样子,一天要他那样子,他不能不产生逆反心理。所以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,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某种意义上形式比内容还重要,因为形式好了,方式正确了,你教他十点,他会吸收十一点,他会思考;如果你态度不好,方式不好,你教他十点,他一句话都不会听进去,而且他从反的方面来和你对着干。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这个,很多现象我们大家都没法解释,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,就是一种逆反心理。一种态度的错误、方式的错误,导致了整个教育的失败,无效教育。老师里面这个学问非常大的,不是说你读懂了什么牛津、剑桥的英文我就能教,不是这么回事,是吧?

于丹:特别是龙先生刚才说,现在知识结构都在调整,其实我觉得,对知识的内容不必过分迷信。一个健康的人格,可以保持这种开放的态度。就是他大学四年,说句不客气的话,他走出校门的时候,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学过的知识已经过时了。因为知识在爆炸。我可能说的数字还保守,其实重要的是教给他一个开放的态度,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他的穿越中,他还有那种获取知识的能力,其实我们看看,现在很多成就大業者做的事情,跟原来学的都不是一个内容,对吧?

其实我对学生

的期许有三个标准:第一他是一个健康的人。所谓健康就是全身心的健康,他的身体是蓬勃的,快乐

的,他的内心是自信的、自省的,他能够知道自己是谁,他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第二个标准就是,他是一个正直的人。正直与善良永远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,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公民,不分职

能。一个真正好的老师,应该对于成长有一种深刻的尊重,在这种顺应之中,对学生有所点拨和提升。也就是说,永远不要做拔苗助长的事情。老师也罢,家长也罢,其实没有资格摆出一个很严肃的面孔说,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,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,我的经验就是正确的,你怎么能不听我的话呢,你这件事就是错了。其实有的时候,对于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孩子来讲,都有逆反心理。你跟他沟通的形式,甚至比沟通的内容更重要,就是你给了他什么态度。内容是潜移默化,但态度本身,他会认为你对其成长是尊重还是排斥。

龙永图:但是现在的孩子,五六个老人都在盯着他,一天要他这样子,一天要他那样子,他不能不产生逆反心理。所以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,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某种意义上形式比内容还重要,因为形式好了,方式正确了,你教他十点,他会吸收十一点,他会思考;如果你态度不好,方式不好,你教他十点,他一句话都不会听进去,而且他从反的方面来和你对着干。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这个,很多现象我们大家都没法解释,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,就是一种逆反心理。一种态度的错误、方式的错误,导致了整个教育的失败,无效教育。老师里面这个学问非常大的,不是说你读懂了什么牛津、剑桥的英文我就能教,不是这么回事,是吧?

于丹:特别是龙先生刚才说,现在知识结构都在调整,其实我觉得,对知识的内容不必过分迷信。一个健康的人格,可以保持这种开放的态度。就是他大学四年,说句不客气的话,他走出校门的时候,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学过的知识已经过时了。因为知识在爆炸。我可能说的数字还保守,其实重要的是教给他一个开放的态度,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他的穿越中,他还有那种获取知识的能力,其实我们看看,现在很多成就大業者做的事情,跟原来学的都不是一个内容,对吧?

其实我对学生

的期许有三个标准:第一他是一个健康的人。所谓健康就是全身心的健康,他的身体是蓬勃的,快乐

的,他的内心是自信的、自省的,他能够知道自己是谁,他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第二个标准就是,他是一个正直的人。正直与善良永远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,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公民,不分职

能。一个真正好的老师,应该对于成长有一种深刻的尊重,在这种顺应之中,对学生有所点拨和提升。也就是说,永远不要做拔苗助长的事情。老师也罢,家长也罢,其实没有资格摆出一个很严肃的面孔说,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,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,我的经验就是正确的,你怎么能不听我的话呢,你这件事就是错了。其实有的时候,对于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孩子来讲,都有逆反心理。你跟他沟通的形式,甚至比沟通的内容更重要,就是你给了他什么态度。内容是潜移默化,但态度本身,他会认为你对其成长是尊重还是排斥。

龙永图:但是现在的孩子,五六个老人都在盯着他,一天要他这样子,一天要他那样子,他不能不产生逆反心理。所以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,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某种意义上形式比内容还重要,因为形式好了,方式正确了,你教他十点,他会吸收十一点,他会思考;如果你态度不好,方式不好,你教他十点,他一句话都不会听进去,而且他从反的方面来和你对着干。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这个,很多现象我们大家都没法解释,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,就是一种逆反心理。一种态度的错误、方式的错误,导致了整个教育的失败,无效教育。老师里面这个学问非常大的,不是说你读懂了什么牛津、剑桥的英文我就能教,不是这么回事,是吧?

于丹:特别是龙先生刚才说,现在知识结构都在调整,其实我觉得,对知识的内容不必过分迷信。一个健康的人格,可以保持这种开放的态度。就是他大学四年,说句不客气的话,他走出校门的时候,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学过的知识已经过时了。因为知识在爆炸。我可能说的数字还保守,其实重要的是教给他一个开放的态度,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他的穿越中,他还有那种获取知识的能力,其实我们看看,现在很多成就大業者做的事情,跟原来学的都不是一个内容,对吧?

其实我对学生

的期许有三个标准:第一他是一个健康的人。所谓健康就是全身心的健康,他的身体是蓬勃的,快乐

的,他的内心是自信的、自省的,他能够知道自己是谁,他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第二个标准就是,他是一个正直的人。正直与善良永远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,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公民,不分职

能。一个真正好的老师,应该对于成长有一种深刻的尊重,在这种顺应之中,对学生有所点拨和提升。也就是说,永远不要做拔苗助长的事情。老师也罢,家长也罢,其实没有资格摆出一个很严肃的面孔说,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,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,我的经验就是正确的,你怎么能不听我的话呢,你这件事就是错了。其实有的时候,对于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孩子来讲,都有逆反心理。你跟他沟通的形式,甚至比沟通的内容更重要,就是你给了他什么态度。内容是潜移默化,但态度本身,他会认为你对其成长是尊重还是排斥。

龙永图:但是现在的孩子,五六个老人都在盯着他,一天要他这样子,一天要他那样子,他不能不产生逆反心理。所以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,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某种意义上形式比内容还重要,因为形式好了,方式正确了,你教他十点,他会吸收十一点,他会思考;如果你态度不好,方式不好,你教他十点,他一句话都不会听进去,而且他从反的方面来和你对着干。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这个,很多现象我们大家都没法解释,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,就是一种逆反心理。一种态度的错误、方式的错误,导致了整个教育的失败,无效教育。老师里面这个学问非常大的,不是说你读懂了什么牛津、剑桥的英文我就能教,不是这么回事,是吧?

于丹:特别是龙先生刚才说,现在知识结构都在调整,其实我觉得,对知识的内容不必过分迷信。一个健康的人格,可以保持这种开放的态度。就是他大学四年,说句不客气的话,他走出校门的时候,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学过的知识已经过时了。因为知识在爆炸。我可能说的数字还保守,其实重要的是教给他一个开放的态度,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他的穿越中,他还有那种获取知识的能力,其实我们看看,现在很多成就大業者做的事情,跟原来学的都不是一个内容,对吧?

其实我对学生

的期许有三个标准:第一他是一个健康的人。所谓健康就是全身心的健康,他的身体是蓬勃的,快乐

的,他的内心是自信的、自省的,他能够知道自己是谁,他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第二个标准就是,他是一个正直的人。正直与善良永远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,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公民,不分职

能。一个真正好的老师,应该对于成长有一种深刻的尊重,在这种顺应之中,对学生有所点拨和提升。也就是说,永远不要做拔苗助长的事情。老师也罢,家长也罢,其实没有资格摆出一个很严肃的面孔说,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,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,我的经验就是正确的,你怎么能不听我的话呢,你这件事就是错了。其实有的时候,对于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孩子来讲,都有逆反心理。你跟他沟通的形式,甚至比沟通的内容更重要,就是你给了他什么态度。内容是潜移默化,但态度本身,他会认为你对其成长是尊重还是排斥。

龙永图:但是现在的孩子,五六个老人都在盯着他,一天要他这样子,一天要他那样子,他不能不产生逆反心理。所以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,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某种意义上形式比内容还重要,因为形式好了,方式正确了,你教他十点,他会吸收十一点,他会思考;如果你态度不好,方式不好,你教他十点,他一句话都不会听进去,而且他从反的方面来和你对着干。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这个,很多现象我们大家都没法解释,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,就是一种逆反心理。一种态度的错误、方式的错误,导致了整个教育的失败,无效教育。老师里面这个学问非常大的,不是说你读懂了什么牛津、剑桥的英文我就能教,不是这么回事,是吧?

于丹:特别是龙先生刚才说,现在知识结构都在调整,其实我觉得,对知识的内容不必过分迷信。一个健康的人格,可以保持这种开放的态度。就是他大学四年,说句不客气的话,他走出校门的时候,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学过的知识已经过时了。因为知识在爆炸。我可能说的数字还保守,其实重要的是教给他一个开放的态度,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他的穿越中,他还有那种获取知识的能力,其实我们看看,现在很多成就大業者做的事情,跟原来学的都不是一个内容,对吧?

其实我对学生

的期许有三个标准:第一他是一个健康的人。所谓健康就是全身心的健康,他的身体是蓬勃的,快乐

的,他的内心是自信的、自省的,他能够知道自己是谁,他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第二个标准就是,他是一个正直的人。正直与善良永远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,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公民,不分职

能。一个真正好的老师,应该对于成长有一种深刻的尊重,在这种顺应之中,对学生有所点拨和提升。也就是说,永远不要做拔苗助长的事情。老师也罢,家长也罢,其实没有资格摆出一个很严肃的面孔说,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,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,我的经验就是正确的,你怎么能不听我的话呢,你这件事就是错了。其实有的时候,对于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孩子来讲,都有逆反心理。你跟他沟通的形式,甚至比沟通的内容更重要,就是你给了他什么态度。内容是潜移默化,但态度本身,他会认为你对其成长是尊重还是排斥。

龙永图:但是现在的孩子,五六个老人都在盯着他,一天要他这样子,一天要他那样子,他不能不产生逆反心理。所以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,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某种意义上形式比内容还重要,因为形式好了,方式正确了,你教他十点,他会吸收十一点,他会思考;如果你态度不好,方式不好,你教他十点,他一句话都不会听进去,而且他从反的方面来和你对着干。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这个,很多现象我们大家都没法解释,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,就是一种逆反心理。一种态度的错误、方式的错误,导致了整个教育的失败,无效教育。老师里面这个学问非常大的,不是说你读懂了什么牛津、剑桥的英文我就能教,不是这么回事,是吧?

于丹:特别是龙先生刚才说,现在知识结构都在调整,其实我觉得,对知识的内容不必过分迷信。一个健康的人格,可以保持这种开放的态度。就是他大学四年,说句不客气的话,他走出校门的时候,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学过的知识已经过时了。因为知识在爆炸。我可能说的数字还保守,其实重要的是教给他一个开放的态度,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他的穿越中,他还有那种获取知识的能力,其实我们看看,现在很多成就大業者做的事情,跟原来学的都不是一个内容,对吧?

其实我对学生

的期许有三个标准:第一他是一个健康的人。所谓健康就是全身心的健康,他的身体是蓬勃的,快乐

的,他的内心是自信的、自省的,他能够知道自己是谁,他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第二个标准就是,他是一个正直的人。正直与善良永远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,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公民,不分职

能。一个真正好的老师,应该对于成长有一种深刻的尊重,在这种顺应之中,对学生有所点拨和提升。也就是说,永远不要做拔苗助长的事情。老师也罢,家长也罢,其实没有资格摆出一个很严肃的面孔说,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,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,我的经验就是正确的,你怎么能不听我的话呢,你这件事就是错了。其实有的时候,对于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孩子来讲,都有逆反心理。你跟他沟通的形式,甚至比沟通的内容更重要,就是你给了他什么态度。内容是潜移默化,但态度本身,他会认为你对其成长是尊重还是排斥。

龙永图:但是现在的孩子,五六个老人都在盯着他,一天要他这样子,一天要他那样子,他不能不产生逆反心理。所以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,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某种意义上形式比内容还重要,因为形式好了,方式正确了,你教他十点,他会吸收十一点,他会思考;如果你态度不好,方式不好,你教他十点,他一句话都不会听进去,而且他从反的方面来和你对着干。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这个,很多现象我们大家都没法解释,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,就是一种逆反心理。一种态度的错误、方式的错误,导致了整个教育的失败,无效教育。老师里面这个学问非常大的,不是说你读懂了什么牛津、剑桥的英文我就能教,不是这么回事,是吧?

于丹:特别是龙先生刚才说,现在知识结构都在调整,其实我觉得,对知识的内容不必过分迷信。一个健康的人格,可以保持这种开放的态度。就是他大学四年,说句不客气的话,他走出校门的时候,大概有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学过的知识已经过时了。因为知识在爆炸。我可能说的数字还保守,其实重要的是教给他一个开放的态度,就是怎么样能够在他的穿越中,他还有那种获取知识的能力,其实我们看看,现在很多成就大業者做的事情,跟原来学的都不是一个内容,对吧?

其实我对学生

的期许有三个标准:第一他是一个健康的人。所谓健康就是全身心的健康,他的身体是蓬勃的,快乐

的,他的内心是自信的、自省的,他能够知道自己是谁,他知道怎么跟人相处。第二个标准就是,他是一个正直的人。正直与善良永远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核心价值,是我们现在作为一个公民,不分职

能。一个真正好的老师,应该对于成长有一种深刻的尊重,在这种顺应之中,对学生有所点拨和提升。也就是说,永远不要做拔苗助长的事情。老师也罢,家长也罢,其实没有资格摆出一个很严肃的面孔说,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,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,我的经验就是正确的,你怎么能不听我的话呢,你这件事就是错了。其实有的时候,对于十几岁二十来岁的孩子来讲,都有逆反心理。你跟他沟通的形式,甚至比沟通的内容更重要,就是你给了他什么态度。内容是潜移默化,但态度本身,他会认为你对其成长是尊重还是排斥。

龙永图:但是现在的孩子,五六个老人都在盯着他,一天要他这样子,一天要他那样子,他不能不产生逆反心理。所以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,这个态度是非常重要的。在某种意义上形式比内容还重要,因为形式好了,方式正确了,你教他十点,他会吸收十一点,他会思考;如果你态度不好,方式不好,你教他十点,他一句话都不会听进去,而且他从反的方面来和你对着干。我觉得于丹老师讲的这个,很多现象我们大家都没法解释,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,就是一种逆反心理。一种态度的错误、方式的错误,导致了整个教育的失败,无效教育。老师里面这个学问非常大的,不是说你读懂了什么牛津、剑桥的英文我就能教,不是这么回事,是吧?

于丹:特别是